

美/丽/重/庆

## 红池坝看花



罗昭伦

镶嵌在大巴山南麓、长江北岸巫溪县的天然牧场红池坝，虽然不是呼伦贝尔大草原，也不是广袤的天山牧场，但那一曲曲婉转的牧歌，伴着行云流水，蜂飞蝶舞，在姹紫嫣红、如诗如画的草原上荡漾。这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，她像一枚鲜艳夺目的绿宝石，放射出迷人的异彩。

红池坝古为万顷坝，是战国历史名人楚相春申君（黄歇）的故里。这片高山草场，景色优美，人文景观幽静，风土人情幽然。在红池坝上，从美国、丹麦、新西兰、德国等地引进了红三叶、白三叶、黑麦等优质牧草。远远望去，整个草场就像一张彩色的地毯，各种各样的鲜花赶集似地汇聚到这里，一朵朵、一片片、一簇簇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

我曾读过一篇关于巫溪红池坝的文章，文章中说：“父亲的山，母亲的河，九曲十八弯的大宁河，用它慈母般柔媚和温情滋润这片美丽的土地。”同其他之前没到过红池坝的人一样，我一直以为，这里一定是一片广阔的草原。可到红池坝后才知道，拥有九千多公顷草场的红池坝，并不是连续不断的，而是由银厂坪、天子城、西牛溪等五个分散的草场组成。每个草场之间总有小山相隔，就像五方硕大的绿纱巾一样。

进入由木头搭建的拱门，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场。不远处，有蒙古包散落在草原上。草场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，天很蓝很蓝，似乎浸染过一般；云很低很低，仿佛触手可及。平坦的草甸，高高低低的小山丘，几乎都铺上一层厚厚的绿地毯。山坡是绿的，平地是绿的，就连沟壑也是绿的。各种层次的绿交织在一起，万顷草浪，花簇点点，绿得让人睁不开眼睛，绿得让人赏心悦目。尤其是那时断时续的风，轻轻地吹着，吹得花草手舞足蹈，左右摇摆。牛儿懒散地躺在地上嚼着草，游人骑着马悠闲地穿行在草地里，好似一幅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诗意画。

走进草场，我心飞扬。草场的开阔，总能打开人们紧锁的心胸。草从里软软的、细长的小草，绿得流油，绿得发亮。躺在绿绿的青草上，可以尽情地感受暖洋洋的阳光，清新的空气。头枕着历史的梦，抚摸着草场的胸膛，感到自己成了草场上的一粒尘土，一棵小草，一朵小花。

沿着草场步道散步，迎面而来的是撩人的花香。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黄，黄得让人赏心

悦目。一绿一黄，绿中有黄，黄中有绿。草场拥抱着小花，小花亲吻着草场。远远望去，大花小花拥挤在一起，开得很是热闹。走近细看，有的直指天空在高呼，有的伸向大地似低吟；有的一枝独秀，有的成双成对、三五成群；而那花的颜色，有的淡到纯洁如雪，有的浓烈得似映日霞光。

茫茫草原，姹紫嫣红，把红池坝装点得像梦一样。这里到处流泻的都是花的色彩，花的身影，花的芬芳。花海从山脚爬向山顶，然后漫过山坡向远处延伸。在这万绿丛中，最醒目的则是一簇簇，一堆堆的悠闲的野花。有桃红、浅黄、雪白、粉色、紫色……花朵有单瓣的，有重瓣的，有的花瓣边缘平滑，有的花瓣边缘有锯齿。花的颜色也是数不胜数，单色的，双色的，深浅不一。它们姹紫嫣红，色彩斑斓，把草场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。

在红池坝，水含情，山点金，人带笑。每一种花都有它的花语，每一朵花的绽放都经历了不同的情态，每一朵花每天都在诉说不同的故事。一朵朵红，欲燃如火；一簇簇白，晶莹似雪；一团团粉，是女孩儿娇羞的脸；一片片黄，是明媚的衣衫；还有夺目的橘红、高雅的紫粉、耀眼的橙黄；更有红黄相间的、粉白相间的、黄白相间的双色花；再细看，几朵绿花赫然立枝头。它们在我的眼前，或含苞待放，或笑颜绽放，到处是欣欣向荣、日新月异的美好景象。青青的草，烂漫的花，暖暖的风，热情的人，一切是那样亲切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松木屋前挂着红辣椒的农家乐女老板告诉我们，她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一直靠这片草场为生，也见证了草场的发展变化。前些年，县政府在原有万亩草场的基础上，新种植了红杜鹃、波斯菊、黑心菊、向日葵、百日草、一串红、千日红、醉蝶花、七里黄、满天星等各类高山花卉，每年鲜花盛开时节，整个红池坝变成了花的海洋。

棵棵花树，满枝烂漫。一簇簇，一层层，如朝霞般明丽，如秋露般温润，如夜月般澄澈，似流彩的云海，在阳光下绯红千顷，金波万缕。我贪婪地搜索着每一簇花，希望看到每一簇花的与众不同之处，又希望能把每一簇花留在心中，留在脑海，留在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。只愿在这花海中徜徉，以花为伴，抛却尘世的烦恼，潇洒人生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文化和旅游局）

乡/村/故/事

## 楠木丘，未来可期……

杨树弘

经历了祖祖辈辈“难熬”的苦日子之后，如今楠木丘成了远近闻名的“传奇”。这个27户107人的村民小组，不经意间“长”出一批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浙江大学、重庆大学的博士、教授、硕导、高材生……有的还留学国外。他们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有用之才。“上辈子修来的福分”“坟上长出了弯弯柏树”……楠木丘这些的崽儿、妹崽各显其能，不少人成为所在行业、所在地区、所在单位的佼佼者。

楠木丘，是铭刻我童年记忆的地方。儿时的楠木丘，听到最多的是“鬼都不生蛋”“有女莫嫁楠木丘，肚子吃不饱，穷得鬼都怕”。就是这么个小地方，偏偏出了二三十个“有出息的人”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为国家、为社会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“穷怕了，别无选择”，这恐怕是楠木丘历经几代人的穷日子形成的认知，是他们必须“打翻身仗”的“底座”和未来“根基”。围绕这点“共识”，一些读了点书、崇尚教育“有头脑”的家长，成天吸取的是“家无读书崽，能人何处来”的“自我营养”的思想“鸡汤”。反复地念叨，对于成绩好的孩子，自然产生激进、兴奋的教益，对成绩中等或中等偏下的孩子，便滋长了他们努力再努力的精神和力量。

高考了重点大学的一个娃儿，回想当年争分夺秒学习的情景：“吃完晚饭，点盏煤油灯，常常学到夜深人静，临考前，甚至会学到天亮。一盆冷水洗脸，鼻孔一挖，全是黑的，一股浓浓的煤油味儿……”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，楠木丘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，成了整个坝上的荣耀和榜样。虽然考上的只是“师专”，但一纸录取通知书，被村里人传来传去、爱不释手，并一次又一次教育自己的孩子：“这下，人家有了‘铁饭碗’了，再不用守着几亩瘦土哭天叫穷了。”

身边有榜样，力量从中来，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每每都有楠木丘孩子“中榜”“穿皮鞋”的喜讯。一批又一批人“穿草鞋”“吃牛尾巴”的命运，就此改变。多年后，我因公去福建调研，听到莆田人“家贫子读书”的地区性教训，深有感触，瞬间就想到楠木丘人教育孩子的“章法”，异曲同工啊！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。楠木丘的人“命苦”，但一旦认清了方向，就舍得用力、奋起直追、从不“躺平”。命运的纤绳，被他们自己紧握，上滩、下湾、过漩涡，从来不敢懈怠、从来不敢妥协。“干，就干他个‘人仰马翻’”——这是楠木丘的男人们，经常挂在嘴巴边的“口头禅”。

我今年春节回楠木丘过年，听侄儿说，有几个楠木丘的大学生，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、论证和大数据分析，流转、承包了乡亲们的土地，确定了面向市场需求种药材、培育优质油菜种子、搞大棚蔬菜等科学种植项目。一年下来，牵头承包的团队、崽儿们有赚头，老乡们可分红，村民还可以务工挣一些现钱，尽都划算。

我们的楠木丘，经过一代代人的奋斗，未来可期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政协常委、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新/作/者

## 我的小小姑娘

王芸

一切喧嚣渐渐归于沉寂，不知何时，不知何地，黑暗的缝隙处升起一轮明月。幽幽月光下，一道浅浅的身影站在时光之外向我轻轻挥手。

我知道这是一个梦，知道梦里的那个人是她。有时候会很期盼地做一整晚的梦，在几个小时里走完我和她没有下文的余生。以前提及她时总喜欢用第二人称，每一篇关于她的文章都更像是一封信，用一种扭扭捏捏的姿态说一些平时羞于启齿的言语。现在的我并不见得比以往高明，只是时间已经足够长久了。往事如漫天沙尘，曾让人流泪窒息，也终将被雨打风吹去。

我曾无数次梦见她，没有琵琶声停欲语迟的悱恻缠绵，不似铁马冰河入梦来那般壮阔激烈，好像一场春雨姗姗来迟。我们欢欣着，雀跃着，却掩盖不住那一丝迟暮的哀伤。时过境迁，岁月饱经风霜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，也许有一天我再不能分辨她的声音，再忆不起她的容颜。当我已经忘记许多事情，偶尔还是会想起那句话：“我喜欢下雨的日子，因为我总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想起你”。

今夜，又是风骤雨急！佛说爱恨贪嗔痴皆是痛苦之源。我不知道在超越了时间与空间，勘破了生与死、寂灭与永恒的佛面前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超脱。反正我是个肉身凡胎，我们像是生命枝头的一颗花苞，会美丽绽放，芳香馥郁；会开花结果，惹人垂涎；也会瓜熟蒂落，尘归尘、土归土。无论我们选择执着或放弃，到最后都会有一个殊途同归的结局：色身化身，尽归虚空。

我可能因此放弃选择么？年少时，我时常幻想这样的场景，遍布鹅卵石的河边，河水潺潺流过，我和她并肩携手，夕阳将她的脸色镀成金黄，有一对影子在身后越拉越长，她靠在我肩上，在我耳边轻声呢喃：“如果……，也许……”室外雨声逐渐稀疏，倦意阵阵袭来，我仿佛又听见她在我耳边低语，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硌得我脚疼，河水在我脚边绵延无尽。她说：“如果……，也许……”

我想，我又开始做梦了，梦见那个小小姑娘。我的小小姑娘，我梦见她朱唇轻启，歌声悠扬，台下气氛热烈，掌声雷动。我的小小姑娘，我梦见她白衣赤足，端坐于莲花之上，有天花洒落，梵音低唱。

我的小小姑娘，我梦见她神情喜乐，眼角带笑，阳光透过树叶撒落一地，有风吹过，婆娑作响。

我的小小姑娘……

不管怎样，你都是我的理想。（作者供职于国能西藏尼洋河公司）

诗/绪/纷/飞

## 行香子·全市宣传干部培训

钟斌

露润荷塘，文韵长廊。更堪怜、草木清苍。花间蝶舞，叶底鱼翔。叹鸟声早，风声绿，笑声香。

心凝良训，魂铸华章。助明朝、实干兴邦。红岩铭记，廉松弘扬。最飘红旗，矗红塔，耀红墙。

（作者单位：潼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）

## 南歌子·云澜栖之夏

王绍慧

雨后千山朗，朝晖万里晴。高坡危岭步闲亭，无有尘嚣纷扰乱心情。

草木凝飞露，闻风纳气新。踏行小道漫穿林，却有清芳许许养心情。